

湾侠坛笑星李凉大师珍品

李凉谐趣武侠系列



惊神笑小刀



「台湾」李凉

中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44.568

55

22

惊神关小刀

①

李凉谐趣系列

①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第十一章 神刀会灵刀

关小刀大叫不妙，猛又将柳条分成数条，一鞭抽向窗门反拖，一鞭抽向她手中桌脚，其它全往她身上卷抽。

就在电光石火之际，窗门被抽闭些许，桌脚已撞碰上去，李春风蹙势为之受阻，紧接着桌脚被抽拖回来，身躯、手脚全被卷着，那柳条虽细，但贯以真力，其韧如牛筋。

猛抽之下，李春风唉呀直叫不妙，反滚回来，关小刀见机不可失，哈哈谑笑，欺身上去，一连数指点中穴道，李春风闷哼一声，倒栽下来。

关小刀这才扯下柳条，拿在手中耍着，谑笑道：“多厉害？想整我？也不看看我是谁？”

李春风怒斥：“用卑鄙手段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！”

话未说完，叭然一响，又吃一鞭，吓得她不敢乱言，把欲将人分尸裂肉怒火硬是压下，极思脱困对策。

关小刀冷笑：“对付你这种人，不必称什么好汉，只要能逮着你，就是天下幸运啦！”

李春风冷斥：“我跟你无怨无仇，你为何如此待我？”

关小刀讪笑：“有没有仇，大家心里明白，你又何必睁眼说瞎话？”

李春风咬牙切齿一阵，突又轻叹：“其实我早已放弃华剑英，

想跟你交往，我是真心的，要不然，我方才就不会让你绑着，关郎，你放开我好吗？我将一辈子感激你，侍候你，绝无悔意……”

关小刀笑道：“真的吗？我听得有些心动呢！”

李春风露出娇媚容颜，欣笑道：“其实你我可说郎才女貌，天造一双，地设一对，我们是有过过节，但那些都不足以抵挡感情的火药，只要你愿意，我随时都是你的人了。”

关小刀笑道：“我也很想要你这么漂亮的姑娘，只是我对你的来历还弄不清，难免有些怕怕的……”

李春风娇笑道：“我的来历简单啊！我是孤女，父母双亡，从小住在这里，只是认得师爷，偶而替他办点事，如此而已。”

关小刀邪笑：“是吗？”思考着是否要拆穿她原是住江南，更嫁过人，以及其他种种事情。

李春风哪知丫鬟已说了底子，而且他还碰上田威，仍自一口认定，所说完全属实。

关小刀怪黠一笑，道：“看来你倒是挺单纯，好吧，看在咱们一夜夫妻百日恩分上，饶你便是。”

他决定不拆穿，免得让她猜出假扮华剑英一事。

李春风霎时心花怒放，媚笑连连：“小冤家，那快放开我啊！对自己爱人如此，太狠了吧！”

关小刀黠笑道：“可是……我有这个嗜好，怎么办？”

李春风娇笑道：“那找来阿樱丫鬟陪你玩便是，她还是个处女，而且又对你有意思，玩起来一定很过瘾，至于我嘛，等养好伤，再陪你玩如何？”

关小刀暗自斥叫，真是狼毒心肠，拖人垫底，一点都不留情。

他邪笑道：“可是，我对你情有独钟啊！”

“这……呃……”

李春风干笑：“那也得等我伤好了再说吧？”

关小刀：“好吧，看来今日办不成事，你就说点刺激的事，让我高兴一下也好。”

李春风道：“什么刺激事？”

关小刀两眼发亮：“我最喜欢跟师爷斗了，他可告诉过你，如何收拾我？”

李春风道：“没有啊，师爷一直很欣赏你的才华，怎会收拾你？”

关小刀表情转冷：“少在那里打迷糊仗，你们的事，我知道得一清二楚，你们本就计划挑起神剑门和灵刀堂战争，然后利用我打前锋，再找机会除掉我，对不对？”

李春风暗自惊诧，他消息为何如此灵通，仍自装笑脸：“你误会了，完全没这回事。”

“没有吗？”

关小刀邪邪一笑，抓起落在地面匕首，晃得冷光闪闪，笑声更邪：“真的没有吗？”

李春风不禁全身发颤，急道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

关小刀邪笑：“刀子落在你脸上，就知道干什么了。”

猝然猛挥刀，穿过嫩白脸面，吓得李春风尖叫：“你敢——”

冷锋掠过，未见血痕，她始噓气，暗道要命。

关小刀抚弄刀锋，邪笑道：“说实话，一切没事，否则，嘿嘿嘿，后果自行负责！”

“你想对我如何？”

“很简单，在你脸上刺字而已。”

“你敢？”

“你可以试试!”

关小刀冷道:“说,你们用何伎俩引诱公孙白冰攻打神剑门?”

“不知道!”

“可恶!”

关小刀当真挥刀,往她脸面划去,刀尖方触及脸肤,疼痛乍生,吓得李春风疯狂厉叫:“你敢——恶魔!敢毁我容?我们写信叫公孙白冰亲自前来,如此而已!”已自泪水渗流。

关小刀道:“写些什么?”

“不知道,全是师爷主意。”

“是不是跟上次一样?”

“大概吧!”

“公孙白冰大约何时攻来?”

“不知道,我只负责送信。”

“已送出去多久?”

“大约一星期。”

“这么久了?”

关小刀道:“你们如何迎接公孙白冰?”

“不知道,全是师爷计划,我根本只是听令行事。”

“他们可能来多少人?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你们是否设计对付门主夫人?”

“不清楚。”

“对了,还有那安盈盈的下落,你可知道?”

“不知道,一切都是师爷一手策划,我所知不多……”

关小刀不知她说的是真是假,干脆吓吓她便是;冷森说道:“一问三不知,分明在耍我,你的脸现在只是破点皮,像小绿豆,

还来得及挽救，不过，我看你是不想要了！”突然厉喝：“不说实话就毁容！”

利刀猛往她左脸刺去，鲜血立见，那岂是闹着玩的？吓得李春风全身抽颤，尖声骇叫：“不要！我说我说，公孙白冰已动身，这几天就要攻过来了。”

关小刀一愣：“当真？”

“已经快了，千真万确啊！你这刽子手，我恨你……”鲜血涌流下来，李春风更因毁容而伤心。

关小刀惊诧道：“你们耍了什么诡计，逼得公孙白冰那么猴急？”

李春风道：“我们写了夫人血书，说她已被门主囚禁，公孙白冰当然发火，立即攻来。”

关小刀嗔斥：“妈的！一群混蛋！”

情况危急，他来不及再逼问，嗔怒上心头，猝然狠揍下去。

“你们这些人，就会搬弄是非，毒杀谋害！全是败类！留你们何用，可恶可恶！”

关小刀猛揍不断，打得李春风唉唉痛叫，鼻青眼肿，几乎昏死，小刀始罢手，怒斥：“今天饶你狗命，哪天再看你为非作歹，小心我一刀砍下你的脑袋！”

又敲一记响头，立即匆匆离去，赶往神剑门通风报信。

李春风呻吟中仍见嗔厉吼骂：“臭小子，我要剥烂你！把你的尸体拿来喂狗！”

想及容貌可能毁了，已自伏地嚎啕大哭。

阿樱丫鬟带着不忍走来，道：“小姐，小的替你治伤……”

“滚……给我滚得远远！养你何用，全是废物！”

李春风反而怪起红樱没有救她，害她毁容，哭得更是悲惨。

红樱轻叹，此时李春风瞧来如此可怜无助，但想及她往昔

阴狠毒辣，如此报应，可算是轻微了。

阿樱仔细瞧瞧她那张脸，似乎除了左眼角有一处伤口外，其它并无损伤，看来毁的并不严重，敢情关小刀已手下留情，暗暗嘘气，她已退出，心头反而替李春风担心，她若不知悔改，将来仍会遭到更悲惨下场啊！

阿樱丫鬟默默注视天空冷月，心中千头万绪，跟了如此主人，亦会有好下场吗？

她不禁喟叹了。

关小刀连夜赶往总管府第。

幽雅书轩里头，胡三爷总是找时间多自修，以弥补早年未曾读书之遗憾。

夜已深深，总管府第除了大门仍见两盏红灯笼之外，一切似乎已沉入黑夜之中。

关小刀好不容易赶回，守卫瞧及此人满脸青紫，一时倒未认出是大红人关小刀，警觉地冷声盘问。

关小刀立即说出大名，表示有要事求见，守卫疑惑地瞄了几眼，始发觉的确是大红人没错，立即拱手欢迎，赶忙开门让他进入，并通报消息。

那消息未到，关小刀已追向大厅，瞻望厅旁书轩火光仍亮，已自喊道：“三爷，大事不妙了！”

胡三爷已从门缝中瞧见关小刀受伤，惊愕立起，想迎门而出，关小刀已撞了进来，拱手拜礼，急道大事不妙。

三爷道：“你的伤……”

关小刀道：“探点秘密，吃点小亏，算不了什么，公孙白冰已发难，可能已经打到襄阳了。”

三爷一愣：“真有此事？”

关小刀道：“师爷以夫人名义，写了血书，公孙白冰当然当

真。”

三爷脸色不由抽变：“司徒昆仑未免过分，我得赶快前去知会门主！你回去叫三侠准备，随时出战。”

关小刀拱手为礼，飞奔而退。

三爷不及整理，赶忙掠窗而出，直奔神剑宫城。

月黑风高，一切冷冷清清，三爷甚快赶至宫城，哪管得门主可能入睡，已以紧急状况求见。

侍卫通报之下，门主乃披外袍，约人在清风雅阁相见，此处本是品酒下棋之地，现在还摆着残棋，门主无心研究，一脸不悦地等着吵醒他的人。

胡三爷甚快前来拜见，门主回言：“何事快说！”胡三爷已将公孙白冰可能已领兵攻来之消息说出。

门主闻言，不怒反喜：“他终于攻来了？我正愁找不到人算帐，这下可有门路了！”

胡三爷闻言一愣：“门主不觉这是阴谋？有人假冒夫人写血书，挑拨双方敌意？”

门主冷道：“有些事总要解决，再忍下去，跟乌龟有何差别？”对于公孙白冰和自己妻子传言，他老早想宰了对方。

胡三爷急道：“若真如此，恐怕得牺牲弟兄……”

门主冷道：“他们怕吗？大不了我亲自出征便是！”

胡三爷道：“弟兄并不怕牺牲，只是若为奸计而牺牲，未免太不值得。”

门主冷道：“这话你已说了千百遍，我听腻了，你怎么不替我想想，要是你老婆……”

一时不知如何可比喻才恰当。

胡三爷道：“门主这话显然不妥，夫人一向对您忠心耿耿，您却为了公孙白冰缠她而怪罪于她，似乎有失偏颇。”

“不用你教训我！”

门主冷喝，走向墙窗，似知理亏，不敢再责言，脸面不时抽紧，又转回，冷声道：“抛开个人恩怨不谈，你说，敌人攻来，待要如何处置？”

胡三爷拱手道：“既然是因血书引起，自该请夫人出面，谣言不攻自破。”

门主冷哼道：“又是要女人出面，我这门主是干什么的？”

胡三爷道：“门主大智、大勇、大仁，才会做此决定，弟兄会感激您的。”

门主轻斥：“好啦好啦！每次都有一番大道理，我这门主早已经是空壳子，管看不管用！”

胡三爷拱手：“属下不敢，还请门主三思！”

门主顿坐棋桌旁，瞄着棋盘，想着心事，不久，遂道：“血书又是谁写的？你该不会认为又是师爷吧？”

胡三爷道：“无凭无据，不敢乱猜。”

门主冷声道：“师爷也真是，老以长辈身分说东说西，难道我一点用都没有？”

胡三爷不便开口，静听消息。

门主推着棋子道：“能在棋盘上的子，才有用处，我们还是准备应战吧！”

胡三爷诧异：“门主！”

门主道：“不要说我一意孤行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棋子要摆在棋盘上才能用，夫人早在中午以前往天山，说是去拜访她师父、师姐，我能不准她去吗？”

胡三爷怔忡万分：“夫人当真走了？”

门主道：“你怀疑我的话？”

“属下不敢！”

胡三爷道：“这分明别有预谋……”

门主制止他说话，道：“不管预谋如何，请你多替我想想，多替神剑门想想，公孙白冰三番两次摆明要娶我老婆，还嚣张到来神剑门耀武扬威，我早该下挑战书，跟他一决雌雄，你们偏又不准。我也是人，也有感情，你们偏要把我看成长不大的文弱书生，处处向我说，这不行，那不行，尤其师爷，还要干涉我私生活，我难道这么不济吗？”

全神剑门都知道你胡三爷神气，都知道师爷权力比我大，他说的话，比我还管用，我算什么？

你们如果认为门主要像现在这样，温文儒雅，只会下棋打猎，那倒不如到京城找个公子哥儿来做做，我告老还乡，去当猎人算了。”

胡三爷但闻门主唠叨，暗暗轻叹，他若不是对师爷唯唯应诺，自己岂会对他如此？

门主冷道：“就像现在，我决定开战，你又说我是在吃醋，难道全为了吃醋？我还有门主尊严要顾，吃醋只不过是附加上去罢了。”

胡三爷忽而决定什么，认真说道：“门主当真认为开战较好？”

门主道：“至少可以杀杀灵刀堂气焰，至少总比天龙骑跟侍卫队不断开战的好。”

胡三爷当下点头：“好，战吧！属下全力支持门主命令。”

门主乍闻，反而怔愣：“你支持开战了？”

胡三爷含笑道：“门主不是说要自行决定一些事情？那正是好的开始，至少您不必再拿师爷命令当命令。”

老实说，弟兄们这几年顾虑的全在于师爷用权太滥，门主若想重振声威，第一个该对抗是内心中的自己，当然这个‘自

己’的压力大都来自于师爷。

也就是说，您只要不让师爷压下去，而且行事据理据义，属下以及所有的弟兄，必定肝脑涂地，追随到底。”

门主喃喃说道：“说来说去，就是要对付人，得先学会如何对付师爷就对了？”

胡三爷道：“正是此意，不过，也不是完全对付，有理者听之，无理者避之，就像下棋，明明是死棋，又何必硬被迫着走呢？”

门主还是瞧着棋盘，模样似是思考棋路，心头却想着三爷所说种种，老实说，演变成今天这种局面，自己个性亦要负大半责任——对师爷的敬畏，不可否认，除了尊他为长辈，遇事稍让外，总还带点惧于对抗成份。

想及师爷威严及霸气，他内心不由挣扎。

胡三爷看出什么，指着棋盘说道：“门主瞧及对盘那‘将军’吗？”

门主点头：“何意？”

三爷道：“你怕他吗？”

门主道：“不怕，怕就不能玩了。”

“不错，怕就不能玩了。”

三爷道：“那‘将军’就是公孙白冰，你恨不得要摘下他，这比喻恰当吧？”

门主默然点头。

三爷突地加重声音：“连将军你都不怕，还怕身边的‘相’吗？相是用来佐国，你要他往东就东，要他往西就往西，不管是老相还是新相，如若老相不断逼着元帅怎么走，这盘棋还能赢吗？”

门主恍然，频频点头：“是不能赢！”

三爷道：“纵使相猛，元帅仍有更猛的车、马、炮镇守，有何好怕！”

门主猛然击掌叫对，笑颜顿展：“好个车马炮！我怎忘了还有这么多能手？实在该死！”

三爷瞧他有所顿悟，暗暗欣笑，道：“门主如果觉得相太威猛，可以把车马炮调在身边，您未必要把相压下去，却也不必让相所压。”

门主欣喜：“有道理，你去调人，把那什么浑小子，耍大刀那小子调来，我要他当成我贴身护卫。”

三爷道：“若调他来，自是恰当，不过，此时门主若想开战，此事得暂摆一边，毕竟他能以一敌百，神勇天生，是不可或缺的好棋子。”

门主道：“那就等战后再说！”

三爷道：“门主确定要开战了？”

门主点头：“不是要杀得血流成河，能把对方逼退，杀杀公孙白冰气焰即可！”

三爷道：“正合属下意思，至于夫人之事……”

闻及夫人，门主脸色又僵，冷道：“这场战争，跟她无关，为何还提她？”

三爷道：“此事既然是阴谋，总该派人去找夫人，免得她有所失闪……”

门主摆着手：“这事由你去办便是，我懒得心烦！”

三爷还想劝几句，外头已传来通报声：“师爷求见。”打断两人思绪。

门主怔愕：“他来做啥？”

三爷道：“大概发现属下连夜求见吧！”

话未说完，师爷司徒昆仑已踏步进来，灰发梳理整齐，似

是未曾入睡，他总踩着君临天下步子，信心十足，且带霸气地迎面而来，拱手为礼，稍急道：“属下但闻总管连夜进宫，自知有事，特地赶来探询，也好有个共拟对策。”

门主乍见他，本有畏缩之意，但想及车马炮之事，心神稍壮，既然已决定脱离阿斗形象，总该有个开始。

他道：“总管已探知公孙白冰暗中攻来，我们正商量对策。”

司徒昆仑闻言诧异：“真此事？”

暗暗吃惊，胡三爷这家伙如何得知？

胡三爷道：“宁可信其有。”

司徒昆仑冷道：“此事揣测不得，万一……”

门主道：“我已决定开战，对方实在欺人太甚！”

司徒昆仑乍闻决定开战，正和他计划不谋而合，追究其真假消息已是次要——显然门主已相信。

他急道：“门主决定抵挡了？”

门主点头：“事情总要有个解决，明天一早，下令召集大军，全力抵抗。”

司徒昆仑拱手：“属下自是照办。”

胡三爷道：“倒未必要调大军，毕竟消息未能确定，且劳师动众，容易造成恐慌，属下以为，先派强军应战，另有战况，再行处理不迟，就像下棋，必定强军先行！”

门主点头：“也好，先调派高手去吧！”

司街昆仑道：“万一对方大军入侵，岂非失了先机？”有意否定胡三江意见。

胡三江道：“如果公孙白冰够聪明，一定不会派大军，因为他是中了奸计，志在救出门主夫人，若带大军，未免太慢了吧！”

司徒昆仑斥道：“这丧心病狂家伙，若敢来，照样让他来得去不得！”

门主道：“你们协商，看要派谁去，还有，谁要当此次总指挥？”

司徒昆仑道：“属下带军吧，十余年前大洪山一役，照样打得灵刀堂溃不成军。”

胡三爷道：“天龙骑善于作战，该由属下领队才是。”

司徒昆仑道：“天龙骑既然善于作战，由我指挥，照样能发挥功能。”

胡三爷道：“可惜他们和师爷格格不入，恐难从命。”

司徒昆仑冷笑：“那岂非抗命，天龙骑岂非全都要问斩？同是神剑门下，谁又不听谁指挥？这分明是有意造反，三爷心态未免让人不解！”

胡三爷冷斥：“侍卫队和天龙骑一向不合，众所皆知，师爷又何必趁机挑骨头？”

司徒昆仑冷道：“事有轻重、大小，敌人既来犯，还闹什么内斗，此后天龙骑、侍卫队要再争斗，一律斩！我看谁还敢闹！”

此话无异老大，门主听来不是味道。

胡三爷冷斥：“要问斩，也得门主下令，师爷未免太激动了吧！”

司徒昆仑但觉越权，拱手道：“属下意见，还请门主采行。”

门主冷声道：“别老是拿斩来办人，他们闹得太久，还要多沟通，才能解去前嫌！”

司徒昆仑意外门主今晚意见特别多，冷道：“乱世用重典，古法可循。”

门主道：“却不能乱斩来斩去，我看就由你出任指挥官吧！总管负责保护神剑宫城，责任一样重大，何况，我喜欢下棋，你棋艺不错，得该教教我车马炮如何运用、布局，省得我老是输棋。”

司徒昆仑但闻出任指挥，立即拱手道谢，至于斩不斩人，已不重要，他原本即已计算发动战争，也好将天龙骑据为已有，刚开始未免有所反弹。

日子一久，再加点小恩惠、手段等等，岂非照样瓦解？到时神剑门已无任何反对力量了，胡三江也只好蹲坐冷板凳，有若脱了毛的秃鹰，根本起不了作用了。

胡三爷闻门主说及车马炮之事，分明另有暗示，心念为之一闪，已知所言为何，他想，门主大概要留自己守在身边，也好巩固核心。

如此一来，司徒昆仑身在外头，一时间自无牵制能力，门主压力自是减少许多，说不定因此蜕变，对神剑门获益更加有利。

另外，他也想到找寻夫人下落，亦是要事。

两者斟酌之下，他已拱手拜礼：“一切听门主命令便是！”

司徒昆仑暗自得意，爽声一笑：“总管果然明智，能为大局着想，其实安内跟攘外一样重要，我要不是有了大洪山之捷，也不便强行出征。此事既然已成定局，还请总管回去交代手下，明儿一切听令行事，我既是神剑门之人，又怎会对弟兄偏心看待？照样会把天龙骑照顾得无微不至。”

三爷道：“一切有劳了，我回去之后，必定转告，要他们听师爷指挥，莫抗命。”

司徒昆仑笑道：“如此甚好，神剑门将因此再次大团结，远景可期。”

门主道：“都解决了吧？你们回去准备，明儿出发便是。”

胡三爷、司徒昆仑纷纷拱手应是始退去。

两人相视而笑，虽互道恭喜，但内心互斗仍自不止，各怀机锋地择路而返。

司徒昆仑自觉大获全胜，一路笑回宅第，现在他只考量，要如何收买安抚天龙骑，也好壮大自己势力。

胡三爷却衡量着如何改造门主，以及如何打探夫人下落，当然，目前最重要的事是如何说服天龙骑，心甘情愿让司徒昆仑指挥，却又不被洗脑。

他回到书轩，埋头沉思，几乎一夜未眠。

次日清晨。

关小刀和天龙三侠身着戎装，匆匆赶来。

胡三爷接见于正殿天龙厅中，还赐坐，以示尊重与爱护。

关小刀第一次在正式场合坐此太师椅，被重用感觉使他更为踏实，甚且带点虚荣。

胡三爷甚快把师爷带领出征之事说一遍，引得四人怔忡不已。

尤其是关小刀，急道：“这不就要我走险境？此计划本就是师爷所设计，还是他充当指挥官？我看迟早会被他整死！”

霹雳侠雷万钧道：“我足足宰了他手下数十名之多，他岂会放过我？”

斯文侠谷君平道：“属下认为师爷别有用心，说不定正在计算天龙骑，总管该三思而行。”

方子秋道：“师爷工于心计，叫人防不胜防，弟兄们可能不习惯。”

胡三爷道：“你们的问题我都考虑过了，虽然还是缺点不少，但门主之令，亦不可违抗，所以，我才找你们来先沟通。小刀所言无错误，但师爷既然明目张胆挑明要带队，纵使要陷害，也不可能做的那么明显，你只要多加留意，凭你武功、机智，该可应付过去。”

关小刀苦笑：“那岂非要一边和敌人打仗，一边要注意后头